

东湖评论

把乡村文化“给养站”用活用好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阅读提要

书院、书屋要真正嵌入当地群众生活，形成良性运转的维管机制，还要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激活，才能为乡村文化“给养站”不断注入源头活水。

花木扶疏，老幼一堂，书声琅琅，其乐融融。麻城市木子店镇细石岭村后山书院创办十年来，成为放学后孩子们的必到之所；浠水县清泉镇东门河村兰溪书院播撒阅读的种子，为孩子们开办国学讲堂……这些乡村书院多由反哺乡村的退休干部、文化学者出资、筹资创建，为当地村民和学生提供精神文化给养，渐成一道文化风景。

无从到有、从小到大，一座座乡村书院从选址、出资、建造，到藏书、开课、运营，每一个过程都凝聚着创办者的心血，是乡贤、能人回报桑梓，以文化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务实之举。不少乡村书院在筹建中充分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尽可能照应当地村民和学生诉求，渐渐与乡土融合、与村民融合，展现出扎根于现实需要的蓬勃生命力。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传文化、扬精神、启民智的大工程。办农家书屋，在党

群活动中心开辟读书室等，一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乡村书院的兴起，是另一种补充。让“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成为朴素的文化认同，让“上书院”“听讲座”成为乡村孩童的行为习惯，需要我们在文化的传播实践上不断创新形式，更好接洽乡村百姓对于文化知识、农业栽培、学前教育、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

乡村书院、农家书屋要避免重“建”轻“管”。不管是乡村书院还是农家书屋，要真正发挥作用，就要用活、用好，防止落灰、冷清。如果文化供给不强，运维管理不善，平台功能较弱，就会只新鲜一时。对乡村公益性文化场馆而言，如何保持长久的热度，在运维上有坚强的支撑，并获得当地群众认可，是一个现实命题。书院、书屋要真正嵌入当地群众生活，形成良性运转的维管机制，还要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激活，

才能为乡村文化“给养站”不断注入源头活水。

一庭院落，一缕书香；一方空间，一片希望。在黄冈麻城，后山书院已形成“一院四馆”的格局，为村民搭建读书、交流、休闲的公共空间，并成了麻城市图书馆浠水河分馆。在大理南涧，由清华大学帮扶建成的“清华乡村书院”不仅为当地学生提供学习、成长空间，还通过书院引流，积极融合文化旅游，拓宽当地百姓致富的路子。在湖南衡山，一位退伍军人十年创办了5家泉源书屋，借助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助留守儿童寻找诗和远方，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又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循环往复，生力军充沛。

在孩子们纯净的眼睛里，在村民们朴素的面庞中，我们真切感受到，充分发挥文化在涵养乡风文明上的作用，推进乡村文化创新大有可为，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和产业振兴力大有可为。

视点

在菜市场感受“生之乐趣”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世代飘香”“博览群蔬”“天生我菜必有用”“卤菜熟食救我于厨房水火”“看山河辽阔，也看人间菜场”……在武汉首个地铁站内平价菜市场——百大鲜生洪广市集，一个个语言生动俏皮的招牌格外引人注目。在拥有30年历史的武昌小东门菜市场闭市、拆除后，原市场众多商户整体迁移至此，既有回头客又添新顾客，市场生意相当红火。

菜市场是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之一。平价菜市场“开”进地铁站，让都市白领和周边居民在下班途中，就能顺道买点菜，享受触手可及的便利。买菜是再琐碎不过的生活日常，在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既新鲜美味又品种丰富的瓜果蔬菜，由此而生的“好滋味”，不止在味蕾，更在心绪。

在散文《食道旧寻》中，汪曾祺这样写道：“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宁肯去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菜市场是链接生活和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那些带着新鲜泥土与晨露的蔬果，那些独属于菜市场的吆喝叫卖，那些顾客与摊主讨价还价的情节，都是最原始最接地气的大众生活。眼下，菜市场也成为很多年轻人热衷的打卡地，挑挑拣拣里藏着最实在的获得感，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热烈滚烫。

由于城市发展需要等综合原因，这些年来，陪伴我们日常生活的菜市场，有的走进了历史，有的则以另一种形态继续生长。一些大城市因为菜市场的退出，让周边居民感到各种不便，而新建的超市菜市场却门庭冷落。菜市场的搬迁、改造、升级，依然要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来展开。无论是挂上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创招牌，还是买菜之余还可以喝咖啡、购书籍，抑或是引入花店、裁缝铺、理发店满足民生小需求，以及打造文化活动室、老人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不少焕发新生的菜市场，不仅环境变得整洁明亮了，而且注重从生活便利的尺度出发，延展其社会服务功能，更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镶嵌在街头巷尾的菜市场，是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地方。热闹的菜市，不仅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也是感知城市文化、风土人情的渠道。期待更多的菜市场展现出精细化的治理水平，继续传递城市温度和生活方式。

放谈

步行街要焕新也要念旧

□ 湖北日报评论员 余沫满

近日，武汉汉正街、黄石交通路步行街获认定为第四批省级步行街。至此，我省共有省级步行街7条。

一座城市，往往会有一条或几条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步行街。步行街在商业发展史上并不陌生，《清明上河图》就展示了成熟的民间街肆。作为城市商业和服务高度集聚的区域，步行街是满足居民消费的重要场所，每个城市的步行街各具特色，但共性就在于“步行”，是一种体验式的消费。当前，不少城市的步行街正在进行升级改造，打造新的消费业态、消费形式、消费场景，为“体验感”注入持久活力。

步行街不仅是城市消费的重要载体，也是彰显城市文化的窗口。如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西安的回民街、成都的春熙路、武汉的江汉路……这些步行街与城市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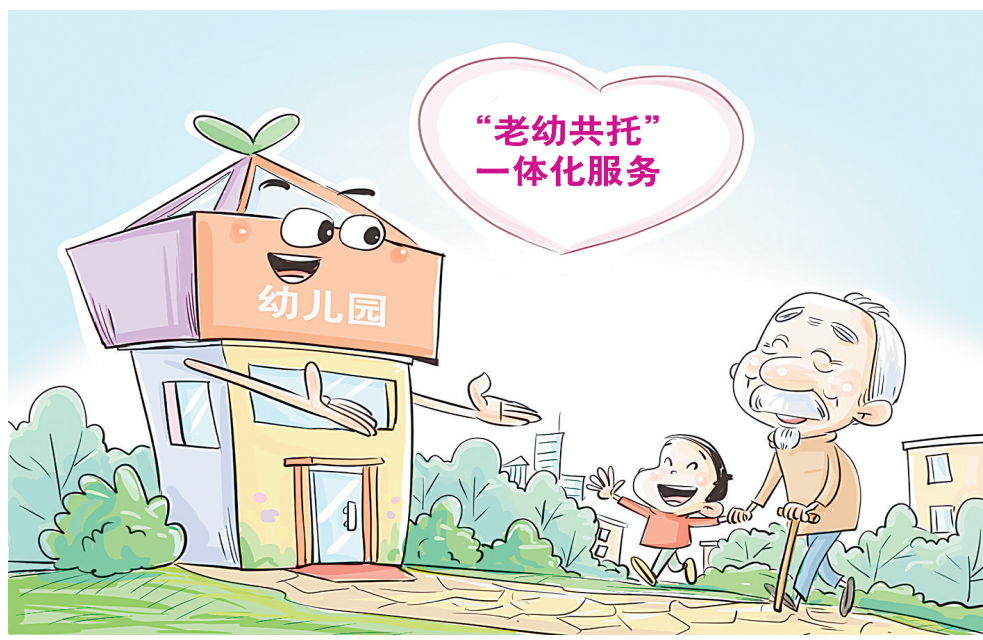
度结合，连接着城市的许多角落，不仅汇聚着人气，还承载着一座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

城市步行街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城市的步行街缺乏规划，定位不清晰，各方面管理混乱；有的步行街同质化严重，只是简单模仿，自己的特色反而被抹掉；有的步行街仅仅是个“打卡地”，功能不完善、缺乏持久的吸引力……步行街成了“不行街”，对于城市治理来说，其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吸取。

步行街要焕新也要“念旧”。焕新，就是要让步行街不断对市民游客们产生一种新鲜感，业态、场景可以玩儿出“七十二变”；“念旧”，就是万万不能丢掉城市自身的特色文化和创新能力。变与不变有效互动起来、外观与内在有机统一起来，一条条步行街才会焕发出持久生命力，持续点燃消费热情、壮大城市发展引擎。

时事绘

老幼共托



为解决“一老一小”看护难题，一些城市开始试点“老幼共托”一体化模式，让老幼两代人共享服务。一些地方的幼儿园也开始转型做起养老服务。

幼儿园转型养老，对应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老幼共托一方面可以解

决一些幼儿园的运营困境，也为社会养老注入了一股重要力量。让社会资源与养老需求、托幼服务有效衔接起来，在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还要进一步提升质量，进一步强化保障，才能解决更多家庭的后顾之忧。（文/余沫满）



1947年“越剧十姐妹”合影

越剧之花在此「嵯」开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方琳

走进浙江嵯州——越剧诞生的源头。

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循迹溯源·运河文化绍兴行”百名文化记者采访调研活动第二天大剧种，一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日前，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浙江日报

吴依软语，唱腔呀呀，婀娜似水的越剧，流淌着江南水乡的浪漫，被称为中国

嵯州城西约10公里，有一个典型的江南小村。清澈的小溪环绕着村庄，村口处，一株百余岁的老樟树茂盛如盖，树旁立着一块青石碑——“越剧诞生地东王村”。

甘霖镇东王村村委主任李秋顺早早等在树下，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游、讲解员。带着大家，经过文化墙、闻越井，来到稻桶戏台，在这个看似普通普通的戏台前，他抬高声调——

“越剧，就是从这乡村的第一个舞台出发，倾其芳华，誉满全国。”

1906年的清明时节，几个嵯州唱书艺人在东王村香火堂前，用最常见的四稻桶倒置为台基，拆下门板铺在上面，搭成简易草台，身着简陋戏服，演出了《十件头》等剧目。

村子里仍陈列着四稻桶，斑驳的木板上，仅容一人站立，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最早，越剧老调并不叫越剧，叫落地唱书，其实就是田间歌唱，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唱腔有了很大改变。李秋顺唱了一段最初的越剧老调，嗓音有些嘶哑，“当初就是边干活、边走路的时候随口唱几句，后来慢慢上舞台，从其他剧种汲取营养，成了今天的越剧。现在，成千上万的观众喜爱越剧，我每天都会为全国各地的客人介绍这段历史，最多时一天接待四个参观团，感觉非常自豪。”

那次简陋的演出，因为具备了戏曲元素而作为中国越剧第一台正式演出被载入史册。有固定班底、编剧和伴奏的落地唱书正式进入“小歌班”时代。“小歌班，吊脚板，男人看了懒出饭，女人看了懒烧饭”，从嵯州传唱的民谣中可见“小歌班”在当时广受欢迎。1907年，嵯州戏班多达两百多个。

随后，“小歌班”勇闯上海滩，经历了几经几出。这时期仍以男班为主，直到1922年底，女子科班兴起，在上海演出加以改良，大获好评，逐渐风靡全国。

与东王村相隔不到10公里的全国首家专业戏曲博物馆——越剧博物馆，展示了越剧百年历经风雨、走向繁荣的历程。

博物馆位于女子越剧的诞生地——嵯州市甘霖镇施家畚村。走进越剧厅，一张粉底的水袖女子图映入眼帘，“越地天籟”四个字恰如其分。140多个版面，800多幅照片，300多件实物，讲述了越剧如何诞生在这片特殊的土地，又如何一步步从一个江南小剧种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剧种的故事。

展厅内，一张泛黄的1947年“越剧十姐妹”合影格外引人注目。十姐妹个个都是名角，包括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因1947年同台演出《山河恋》而被称为“越剧十姐妹”。当年，为反对旧戏班制度，筹建剧团和戏校，发展越剧，十人举行联合义演，同台演出，轰动上海。

担任讲解的小姑娘边介绍，边哼唱几段越剧，唱腔之婉转、优美令人叫好。“在我们这儿，几乎人人都会唱几段。”

许多村庄还保留着古戏台，政府也修复了一批。在东王村，一座10米多高的仿古戏台雕梁画栋，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打卡地。初步统计，目前嵯州越剧文化遗存有300多处，其中尚存古戏台210处，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2处、省级文保单位3处、绍兴市级文保单位13处、嵯州市级文保点33处。这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有古戏台，就有演出。去年，嵯州市推出“富乐嵯州·村村有戏”大展演活动，各个村庄每年上演300余场；嵯州市首届

“村越”好声音火爆出圈，从小孩子到老戏迷，能在台下听，也能上台唱……李秋顺还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和比赛，很多看了节目的游客奔着“越剧发源地”的名头，慕名来到东王村参观。

和越剧博物馆相连的，就是嵯州越剧艺术学校，青瓦白墙，宛若花园，充满诗情画意。

去年，小百花越剧团青年演员陈丽君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爆红出圈，登上央视龙年春晚舞台，表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圈粉无数。嵯州越剧艺术学校就是她的母校。

在学校的优秀校友墙上，作为2008届校友的陈丽君位列其中。老师介绍，这位嵯州姑娘很有越剧天赋，在校学习的3年时间里，非常刻苦用功，被称为“练功房女孩”。

这所中职学校前身是越剧之家，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于1962年倡导筹建而成。2010年秋，新校园投入使用。走在校园中，满目苍翠，心旷神怡，亭台间有学生练唱功，宽敞的练功房有学生凌空吊腿。学校负责人介绍，办学60多年来，已先后向全国200多个专业文艺团体输送了2000多名优秀演员、演奏员，培养了艺坛明星白雪、李玲玉和“梅花奖”得主黄美菊、徐铭、蔡浙飞等优秀演员30多人。目前，学校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学员毕业后很受省内外演出团体的欢迎，几年来一直供不应求。

走在嵯州街头，时常能听到越剧唱段，一些餐馆还配有小戏台，用餐者现场点“乐单”。嵯州还自发形成了100多个越剧戏迷角，热爱越剧的游客若来到这儿，总能找到听戏唱戏的地方。

嵯州，仿佛一座没有围墙的越剧博物馆。越音袅袅，升腾在此；越音绵延，生生不息。



古戏台演出现场（嵯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三江街道江南社区的越剧小戏迷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方琳 摄）